第一部分

对批评者的回答

第一章

保卫人道主义，回击原教旨主义者的批评

世俗人道主义者听到原教旨主义者夸大他们在美国社会和在世界上的所谓影响无疑会大为惊奇。例如，蒂姆·拉海在《为心灵而战》一文中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罪恶都可以溯源到人道主义，它已经控制了我们的政府，控制了联合国，控制了教育、电视以及大多数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事情。"根据他的观点："人道主义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而且至今仍是宗教哲学中最有欺骗性的。"

蒂姆·拉海是什么人？他是浸礼牧师、圣地亚哥神学院创建人、道德多数派领导者之一。作为包括50名美国主要保守分子组成的保守会议的主席，拉海具有重要影响。他宣称人道主义者控制了美国，存在着一张巨大的联结网，它包括美国公民言论与行动自由同盟、美国人道主义者协会、国家教育协全、联合国性知识和教育会议、工会、大学、"色情杂志"、教科书、基金会等等。他问道："美国被认为是一个自由国家，但我们真的自由吗？只要我们打开电视机，我们就可以发现无限制的反道德的、赞同人道主义的思想，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我们并不自由。因为人道主义者严格地控制了电视网。”（事实是，在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在宗教广播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人道主义观点的影响。）拉海继续说：“在送我们的孩子入学以免遭到暴力、麻醉药品和反美教师的伤害时我们并不自由。……事实上，要为我们的孩子提供包括强调基础和品质教育的高素质教育，我们在纳税资助公立学校中的人道主义教育的同时，必须付学费送他们到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

拉海的书在宗教出版物中是畅销书，有着广泛的读者。这类书数量很多，都论述着同一个问题。例如，塞纳特·杰西·赫尔姆斯在为霍默·邓肯的《世俗人道主义美国最危险的宗教》一书作序时说道：“当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儿童参加自愿祷告时，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最高法院不仅亵渎了所有美国人的宗教仪式自由权，而且在美国建立了一种国家宗教，即世俗人道主义宗教。”根据邓肯和赫尔姆斯的观点，“拯救美国的唯一道路就是在所有生活方式中根绝人道主义者的影响。”

人道主义于是成为原教旨主义右翼分子的替罪羊。几乎每份报纸都刊登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地重复着同样的指控。原教旨主义者致力于攻击为数极少的几个主要的人道主义组织：美国伦理学会、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和宗教人道主义协会。他们攻击《人道主义宣言》（一）、（二）是 20 世纪最邪恶的文件，还指控“无神论”“自由主义”“自由意志论”等都是人道主义哲学的部分。但他们所攻击的不仅仅是世俗人道主义，他们是在攻击整个自由社会。他们声称世俗人道主义者统治了社会现存的权力机构，因此他们攻击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机构。他们还在致力于呼吁检查图书馆和学校中的有关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图书。他们攻击学校的进化论教育，主张共时特创说。两个州已经通过了训示共时特创说的议案，其他州也正在考虑。他们还攻击学校的性教育，并因此而指责人道

主义者，指责人道主义教育者是在败坏年轻人的道德，非议价值导向和道德教育计划。他们坚持认为，学校不应进行道德教育，因为这一教育只适合于教会或家庭。

原教旨主义者们引入了一种奇怪的法律论证，以证明世俗人道主义已被立为美国的国家宗教。有关这方面的最重要的文章是怀特黑德和康兰撰写的。在长达 66 页的文章中，他们提出了后来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们采纳的这样一种论证：由于最高法院一直坚持美国在有关宗教方面必须保持中立，中立意味着人道主义，因此，人道主义是全美社会机构也是公立学校的统治宗教！原教旨主义右翼是极端的，因为它试图改变美国民主政体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结构。蒂姆·拉海说，“为心灵而战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战斗，在本世纪余下的岁月，我们的任务就是根除世俗人道主义，并提出基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真正属于美国的道德。”

人道主义对这种攻击的回答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受到一种新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在 50 年代，塞纳特·麦卡锡攻击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世俗人道主义成为同样的替罪羊，相关的罪名也将是诽谤道德品格和社会机构。

不过，我认为，道德多数派提出的一些非难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提出的批评置之不理，宣称他们所说的都是无意义的。虽然他们所言大部分基本上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他们关注的许多问题我们也应关注。例如：美国的家庭破裂的问题。许多人道主义者把家庭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人类组织。家庭的稳定和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培养儿童，相对于离婚和分居情况来说当然更为可取，但后者应是一个有关选择权的问题。道德多数派还关注性关系过于混乱、色情文学及麻醉品泛滥等问题——而我们也关注这些问题。人道主义信仰自由，但不是放纵或淫逸。选择的自由

不需要——事实上也不应该——包括放纵。我们中的多数人自然为道德多数派感到悲哀，我们也需要为美国现代生活中的某些无节制行为感到悲哀。再有，道德多数派关注沉重的租税负担，多数人道主义者也关注着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作为纳税人也为政府费用的增长和“收入分类的变动”而深感困扰。道德多数派还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的削弱而烦恼，我知道有些人道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其他的人道主义者——包括我自己——也同样关注着世界范围内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并试图恢复美国作为反极权主义的中坚的地位。许多人道主义者过去是自由主义者，现在成为“新保守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把自由主义计划的某些方面斥为方法上的“形式主义”，诸如用大轿车接送儿童到社区以外上学以示无种族隔阂，或以分配补偿过去的不公正，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是不产生新价值的和难以实行的。

人道主义者基本确信自由主义和多元民主是我们的首要原则，坚决排除把任何一种观点强加于美国社会的独裁做法。保卫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是人道主义在回答道德多数派并澄清多元主义是美国的根本传统时所持的首要立场。我们也是美国公民，如同其他美国公民一样，由相同的传统所养育，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其奠基者潘恩、杰斐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在我们看来,这些伟人是人道主义者，是反教权的，致力于追求自由社会的理想。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道德多数派的确动摇了美国的根基。在自由社会，无论是道德的、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文化的还是宗教的观点的多元化将会盛行，任何反对这一传统的努力都是与我们深植的根基相对立的。原教旨主义右翼自身的矛盾是，一方面，他们宣称信仰“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极度想以立法来规范道德和信仰。也许他们谈论的只是经济自由，但适用于美国的其他自由呢？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必须阐明我们对个体自由、探索自由、文化自由、科学、哲

学、宗教和心灵自由的坚定信念。我们反对对人的心灵施加任何强制作用，反对一切缩小独立思考权利的做法。

我们对多元原则的承诺包含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将不会就建立某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仪式制定任何法律——，这一承诺是对原教旨主义者的第二个回答。根据宪法规定，在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问题上国家应该中立，同样保护无宗教信仰者和信教者的权利。原教旨主义者没有看到这个国家不仅有许多基督教和犹太教教派，还有数百万人道主义者、佛教徒、穆斯林和无宗教信仰者，因此，政教分离是美国社会的必要原则。原教旨主义者的根本谬误在于，认为由于国家是中立的，国家便是反宗教的，或建立了一个新的世俗宗教。事实上，国家关于宗教问题取中立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在公共领域、公立学校、法院、议会或其他公共机构中的宗教信仰。采取这一中立立场，并不像原教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国家因此支持世俗人道主义宗教。

原教旨主义者的第三个错误是，声称学校被世俗人道主义者所控制。这是完全错误的指控。美国至少有 300 万教师，而人道主义组织只有 1 万名成员。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控制学校。（我并不否认，在美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道主义者。）在我看来，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反对的是现代主义。他们真正要做的，是放弃现代社会，让时钟倒转。他们反对现代科学和当代的科学革命，反对现代文学——反对从莎士比亚到库尔特·福纳格、D. H. 劳伦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等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家。（蒂姆·拉海甚至指责莎士比亚有罪。他还指责亚里士多德为历史上最可怕的人之一，指责天主教会最有影响的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只是因为他是一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指责米开朗基罗，因为他在弗罗伦萨塑造了大卫的裸体雕像；他还贬斥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原教旨主义者致力于攻击现代教育，包括科学、文学、艺术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哲学。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教育的课程体现了世俗的价值标准。但这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所在，并不是像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世俗人道主义本身是万恶之源。事实上，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佛教徒、儒家和其他信徒们都能接受当代文学和现代科学的价值标准，而没有因此便意味着承认世俗人道主义的教义。

对道德多数派和原教旨主义者的第四个回答是确认他们的反理智主义。他们的主要指责不仅仅是针对人道主义的，也是针对人文学科的。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教区医院的几名志愿者对医院的管理深表惊奇，因为医院不反对雇用来自美国西北部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而他被称为“住校的人文主义者”。不幸的是他们误解了人文学科的性质，误解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家、历史学家、古典学者或文学家都可以被看作人文主义者。因此，他们认为人道主义者控制了美国的所有大学。同时，在缅因州，拥有基金的州立人文科学协会正在保卫自身的活动免遭一家保守周报的攻击。这家小报载文指责说，为支持人文学科，州政府在支持人道主义。根据《时报》的报道，里士满大学宗教系主任罗伯特·艾利教授由于管理部门的强烈要求而辞职，他遭到地方浸礼教徒会的攻击，他们把他关于圣经的学问斥为‘异端邪说’。耶鲁大学校长 A. 巴特利特·贾马迪最近说，对人文学科的攻击是无知对学问的攻击。它是对大学的本质的攻击，是对下述思想的攻击，即认为可以独立于《圣经》之外研究价值标准，可以通过研究文学、艺术、诗歌和其他人文学科来扩展人类的想象领域。

对原教旨主义者的第五点异议在于他们对道德教育的攻击。他们驳斥那些认为不必信仰上帝也能有道德的人。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是宗教的和世俗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而且是西方人文学问的本质特征。没有牧师的布施可能有道德吗？

当然可能。我们能够过一种尽善尽美的、高尚而有意义的生活。从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始，经斯宾诺莎、康德和穆勒，直到现代，全部西方哲学的传统都与道德自律有关。哲学家们说过，人道主义者也同意，以理智为基础做出道德选择是可能的。正统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或穆斯林相信，道德必须以神圣的制裁为基础，以上帝的戒律为基础，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服从是道德的唯一依据。但人道主义哲学家甚至许多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则认为并不需要这样一个假设，人们可以把道德、道德的增进和发展都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人能够不依靠任何神学而过有意义、有价值和有责任感的生活。的确，大多数人道主义英雄是这样做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没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人能够宣称对美德有垄断权，个体的道德观念可以相异。显然，人道主义者能够过道德的生活，能够了解他人的需求，能够为共同幸福做出贡献。

对原教旨主义右翼的第六个回答是，我们要捍卫人道主义者的基本美德——宽容。我们信仰民主和自由，这就要求宽容不同的见解，也需要宽容酿成仇恨或导致人们相互争斗的专制主义者的教条式的批评。

我已回击了原教旨主义者的非难，阐明了捍卫人道主义的立场，那么，人道主义的积极主张是什么呢？我们能否超越论战姿态而提出建构性的主张呢？重新提出什么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我将指出三点。第一，人道主义表明了对人与自然的看法 第二，它遵循探索的方法 第三，它表明一系列道德价值观。

首先，今天的人道主义世界观主要基于现代科学并在当今世界获得了迅速发展。即便没有人道主义的同盟，只有极少数人道主义组织存在，人道主义仍是现代知识界最有支配力量的主旋律，因为它提倡来自自然科学、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的对人与自然的整体看法。它包括至少 150 亿年来宇宙中人类生命在自然原因推动下

进化的画面。科学使得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不断增加。

第二,人道主义是一种探索方法,有些人甚至把这作为人道主义的“第一原则”——服从于批判的理智，有步骤地探索认识世界并解决问题。假设一演绎法包含某种形式的怀疑论。人道主义者认为自己并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类知识经常难以发现，真理是争鸣的各种观点相互磨合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只持一方观点会导致错误。我们必须自觉地根据批评，即便是激烈的批评，来调整我们的观念。虽然一些怀疑论者对科学方法的怀疑是必要的，人道主义者仍然相信，人类知识是可能的。知识能够被建构，能够增长和发展，尽管这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进程。科学家认为，所有的见解都是假说，应以证据来检验，并以检验的结果和逻辑的一致为判断标准。

第三，人道主义代表了一种道德哲学。美国道德文化运动的注意力就在这方面。道德人道主义者坚持认为，无需超自然的创造者或神的旨意，人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人道主义关于生活意义的理论因此是与古典圣经的观点不同的。尽管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享受、发现和创造的机会。对人道主义者来说，伟大的挑战是依靠自身获取幸福生活，以自己的双手把握自身的命运。在人道主义捍卫的价值标准中，个体的自由是最基本的：个体有权利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发展他自己的良知，保证自己的生活免受他人不正当的干扰。另一人道主义者的价值标准是致力于创造性的增长和发展。但人道主义者并不像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相信“无物常住”,也不相信无是无非。这种批评是对人道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武断的诽谤。我认为，每个个体内部都有生长的趋势，对生命的巨大挑战是：实现一个人的天赋并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同时发展道德意识和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感。人道主义者强调的其他价值标准是民主和参与生活，这种价值标准需要人们具有这样一种信

念，即民主的共同体和在不同意见协商中的合作努力是形成和平与繁荣的共同体的最有效的工具。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人道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道德境界，那么它不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人道主义不是也不应等同于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政纲和计划。许多 20 世纪的人道主义者相信，人道主义只有参与社会活动才有意义。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可以肯定，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参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和世界范围的社会活动，关心社会进步，这是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但这并不是人道主义的全部要义。危险在于我们把人道主义等同于民主党或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左翼，使人道主义含义变狭窄了。一个人可以是一名人道主义者，同时，在政治上，可以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资本家。诚实的人们在利率是否应该更高或更低的问题上可以有不同意见，在核能源的发展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上也可以有不同意见。我们在许多政治问题方面可以也应该持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人道主义的政治党派，只有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的观点。人道主义代表了一种基本的哲学，一种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一种方法论和一系列价值标准，但它也为各种不同的意见留有广泛的空间。 20 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约翰·杜威把自由主义定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探索的方法，而不是特殊的纲领和计划。据此，如果一个人置身于批判性探索，就应该自觉地根据新的证据和改变了的环境改变自己的见解。

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人道主义者如何能让人们了解他们？让我来设计几条途径。首先，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说“是的，我是一个世俗人道主义者。”“是的”，我这样告诉人们，他们被震惊了——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或者说“是的，我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怀疑论者。”或者说，“是的，我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无宗教信仰

者。”人道主义不仅代表了美国的重要传统，也代表了始自希腊人和罗马人、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直到现代的西方文明的传统。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地保卫这一传统，决不能敷衍。我们必须保卫其世俗的方面和对有神论的怀疑。虽然许多人道主义者是信奉宗教的,但我们必须以准确的术语来解释‘信奉宗教’一词。宗教意味着对价值观的信奉，意味着人类理想的表达。它与任何神无关，而与升华了的道德和审美经验的质相关。另外，我们大家应该准备公开批评原教旨主义者、圣经解释者和有神论者的论述。

美国近二三十年中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使圣经解释者在表述他们的见解时事实上得以垄断，基本没有对他们的逻辑前提提出任何有分量的挑战。很多人仍然认为批判有神论宗教是‘卑鄙的’，虽然事实并不是这样。在 19 世纪后半叶，美国的许多自由思想家毫不隐瞒自己的自由思想，例如：克拉伦斯·达罗、罗伯特·英格索尔和马克·吐温。今天,一种更具温和色彩的普世教会主义占了优势。美国官方宗教是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可以免遭根本性的批判。大多数人对此都不表示反对,当然,麦德琳·默里·奥海尔除外。但她被许多人看作为害大于为善的极端分子。然而我们必须致力于深入思考，批判性地详审对于圣经的解释。我们要公开提出问题：是否耶稣复活了；是否他存在过；是否穆罕默德为神所鼓舞写下了《可兰经》是否约瑟夫·史密斯写下了《摩门经》。我们必须在思想的自由市场自觉地保卫怀疑主义、不可知论、无神论和所有不同的无神论观点。我们必须尊重对每天无争议地充斥广播电视的种种要求做出的批评。电子教会及其传播者们——帕特·罗伯逊、比利·格雷厄姆、杰里·法尔韦尔、奥拉尔·罗伯茨及其他人——不应享有特许的庇护。我们要理智地对基督教徒们的断言给予负责任的批评。但我们必须超越那种张扬人道主义是积极选择的做法。我们需要的是证明人道主义宗旨和人道主义道德的

活力。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实际问题：我们将如何建设人道主义？我们在美国的未来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采取的做法之一,就是试图去影响制造舆论的人、作家、教师、专业工作者和科学家们。蒂姆·拉海及原教旨主义批评者们认为我们已经在那样做了。他们断言，在为心灵而进行的伟大战斗中，我们已经拥有了过大的影响。我不认为我们的影响已足够大，不论我们过去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继续加以扩大。为我们所关注的另一倾向是，急需发展人道主义的领导能力。我们迫切需要引导、训练、教育、鼓舞新一代青年，他们将成为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并建设人道主义机构。仅仅表达我们的思想并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每一代人都必须准备为自由思想和自由社会而斗争。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人道主义准备在将来占有优势，我们就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机构、社会、学校和团体。我们要开始从事吸收青年人作为未来的人道主义的倡导者的艰苦工作，让这些青年人了解人道主义的本质并信奉其宗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人道主义的传统培养我们的孩子。道德教育仍然是人道主义的未开发领域。原教旨主义者认定这一事实并加以攻击。他们批评如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倡的那种学校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培育计划；如果他们成功地清除了这些计划，那将是一种不幸，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教育都是道德教育。教育不能不同发展的情势相联系。对那些没有宗教背景和宗教传统的人来说，仅仅允许个体自由是不够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别的什么，只是意味着一个人同时要具备责任感和对他人需求的了解。培养责任感应是教育的任务，我们必须自觉地保卫学校教育的内容。但所教内容不必是人道主义道德教育或灌输，而应是公共道德规范。所有人必须重视并拥有人类继承的、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美德。我认为,存在着可以合理发现的道德真理。事实上,沉思的、成熟的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德个体能够觉察道德真理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形成的价值观的背景纳入我们的思考，道德教育将是有力的。教育的伟大任务既不是简单的灌输，也不是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他人，而是为鼓舞人们达到新的道德发展水平而进行启迪和指导。

让我从哲学角度对道德多数派和原教旨主义右翼做一个结论。在研究美国思想时，我们发现，纵观我们的历史，至少有两种文化并存："保守主义的"趋势和"自由主义的"趋势。我使用这两个词时颇为犹豫，因为它们的含义经常被从殖民地时期到今天观念和风尚的衰落和流变而搞混乱。曾经有一段时间，自由主义趋势更为强大——我们称之为自由派。但后来保守主义趋势占据了统治地位——即稳定和秩序派。我们今天的时尚与美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风尚相同吗？许多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受到道德多数派和原教旨主义复兴者的攻击。或许有人会问：道德多数派仅仅是暂时的保守主义的反动吗？它会被自由主义趋势所压倒吗？它会成为一种将改变美国的特征并限制自由的危险的、持久的政治魔鬼吗？

历史发展中没有担保人。谁也不能确定地断言明天、明年或下一个十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能自鸣得意，以为对自由主义的最后挑战将会很快烟消云散。原教旨主义者已经懂得如何把政治和宗教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不祥的。伊朗发生的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和政治权力的结合、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的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便是证明。我们必须牢记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保守分子。其中一些人像我们一样是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如塞纳特·戈德华特就坚决不苟同于道德多数派。无论如何，试图利用国家强化宗教和道德信条无疑会扰乱人心。原教旨主义者的努力或许会成功，但我仍持怀疑态度。

一种危险的发展结果是，他们已经掌握了控制电子宣传工具的方法。或许现行的宗教复兴大部分可归因于此。如果不是因为

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利用无线电和电视作为工具使他们的宣传进入起居室，这一发展不会如此显著。而且，他们已经发展了有效的资金筹措措施，这使他们得以获得大笔资金，把他们的观点向公众传播，并能在竞选中帮助推选或击败政治家们。所以，原教旨主义右翼有潜在的危险。然而，我预言，他们将不会成功，只能是过眼烟云。如果我们采取更广阔的视野，情况还会更乐观。只要我们仔细审查他们所讲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全部是难以适合后现代文明的、属于农业和游牧业文明的圣经世界观和道德观。坚持全部真理都包含在圣经中，这无疑是胡言乱语，是要倒退到早期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技术决定一切的、太空时代的社会，认为古老的中东部落的原始教义能被运用于一切地方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无疑过于轻信。我不明白从长远看这种观念怎么可能流行。因为技术变革肯定会继续。科学革命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革命，它改变了地球的面貌，打破了国界，使世界范围的联络成为可能，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如果说现代社会有衰落的话，主要应归因于技术，而不是世俗人道主义。这一技术革命将会继续。甚至原教旨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并想要利用它。

作为美国人，我们要问：原教旨主义怎么可能在世界范围服务于自由和民主理想？当美国人在世界上竞争影响和捍卫自由时，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有活力的信息？更关键的是原教旨主义与美国传统的根本方面格格不入。在美国精神中有一种宽宏大量，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不论持何种观点，基本上是开放的、宽容的。如果真的面临威胁，人们会希望民主倾向占优势并受到保护。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原教旨主义只会是暂时的反动，是嚣张的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的最后的呜咽。由于现在一半以上年轻的美国人都继续入大学深造，教育的价值标准、高层次的文化和自由探索都将会继续。无疑，我会被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所谴责。我没有忘记

警惕是自由的代价。美国和人类历史的最深刻的趋势就是人道主义的方向，这最起码意味着科学世界观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及人道主义运动所拥有的并将继续遵循和努力达到的目标仍将继续占统治地位。我的结论是，时间站在人道主义一边。

第 二 章

世俗人道主义宣言

世俗人道主义在当代世界是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现在它正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不正当的、毫无道理的攻击。这一宣言仅仅是为了捍卫民主旗帜下的人道主义基本特质。它不同于寻求超自然的制约力量作为其价值标准或信奉独裁的各种信仰。

民主的世俗人道主义在世界文化中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人道主义理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诗人那里，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追溯到印度的斫婆伽派①运动，还可追溯到其他卓越的理智和道德传统那里。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被压抑了，当时宗教的虔诚侵蚀了人类解决自身问题的自信。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艺术中世俗人道主义者价值标准的重新确立，使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压倒优势得以再现。由于 16 和 17 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和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又在 18 世纪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中出现。在当代，民主的世俗人道主义伴随着自由和民主力量的增长创造性地发展着。

无数有思想的人都信奉人道主义理想，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并投身于建设更人道更民主的世界。现代世俗人道主义世界观主张可以运用科学和技术改善人类环境。这在以下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减少世界各地的贫困、苦难和疾病，延长寿命，改进运输和通讯，使

①亦称顺世论派。——译者注

幸福生活对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可能。它使数百万人从盲目信仰和畏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其教育和生活富裕。世俗人道主义为人类以理智和毅力解决问题、克服地理和社会的界线、扩大人类探索和冒险领域提供了动力。

不幸，我们今天面对各种不同的反世俗潮流：主张绝对服从的宗教的重新出现 原教旨主义的、拘泥于教义的、纯理论的基督教；迅速发展并且拒不妥协的中东和亚洲穆斯林教条主义；罗马天主教教阶组织重新申明的正统权威；民族主义宗教犹太教；及其对亚洲各种蒙昧主义宗教的承认。新的非理性的教派以及怪异的心灵感应和超自然的信仰，诸如占星学、转世说和假托灵魂的神秘力量，在西方社会许多地方也在蔓延。这些有害发展是伴随着 20 世纪初不宽容的排外主义宗教运动和极权主义的准宗教运动的。这些宗教活动不仅应对当今世界的诸多恐怖和暴力活动负有责任，而且妨碍着世界上许多严重问题的解决。

一些世俗人道主义的批评者坚持认为，世俗人道主义是危险的哲学。一些人断言，世俗人道主义“道德上是腐败的”，因为它主张个体自由；另一些人断言世俗人道主义纵容“不公正”，因为它保卫民主进程。我们支持民主的世俗人道主义的人否认这些责难，因为它们都是基于误解的，因此，我们要提出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同意的一系列原则。世俗人道主义不是教条。世俗人道主义者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非常不一致的意见，然而在某些主张方面有着大致一致的意见。我们明白现代文明为反理性、反民主、反自由的力量所威胁。许多宗教信仰者无疑在很多世俗人道主义的民主的价值标准方面与我们有着同样的信仰，我们欢迎他们与我们一起保卫这些理想。

1、自由探索

民主的世俗人道主义的首要原则是致力于自由探索。我们反对对人的心灵的任何暴虐，反对教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社会机构的对思想自由的束缚。过去，这种暴虐一直为教会或国家所掌握，试图强制实行宗教敕令。在思想史上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对探索进行检查，把正统学说强加于信仰和价值观领域，放逐持异端邪说之人并灭尽无宗教信仰者。今天，为自由探索而斗争表现为新的形式。各种意识形态已成为新的神学，利用政治团体和政府机构压迫不同意见。

自由探索需要承认公民的自由权是必需的，即出版自由、通讯自由、组织反对党和加入自发结合的团体的权利、致力于科学、哲学、艺术、文学、道德和宗教研究并公布研究成果的自由。自由探索需要我们宽容不同意见，尊重个人表达其信仰的权利，不论其信仰多么与众不同，不设立社会的或法律的禁令，使持不同意见者不用担心受处罚。虽然我们可以宽容对立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意见可以免遭批判性的审视。推崇自由探索的人所持的前提是，如果存在对立意见自由交换的机会，真理更有望被发现；相互交换意见的过程往往与结果同样重要。这不仅适合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也适合于政治、经济、道德和宗教领域。

2、政教分离

由于世俗人道主义者主张自由，他们坚信政教分离原则。历史的教训非常明显：哪里建立了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并赋予其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哪里的少数意见便有危险。多元的、开放的、民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